

大城小事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

※ 陈宇辉

作者陈宇辉为社区伙伴城市项目
经理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①的分享，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的各个案例中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不管从个案的性质本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扎根在一个社区、“只”涵盖那么数十个会员）、还是从分享者的内敛（没有雄辩滔滔的大屏分享，而选择更为即兴更为家常对谈方式）——但对我来说，小组三位成员李启娟、陈春风及吴蓓蒂的真诚分享，却是整个研习会中最为震撼的经验。

那种深刻的程度反映在我这名“廖化作先锋”^②式的传译员身上。我至今无法忘怀分享者带来的感动，使我不得不哽咽把喉头的泪水控制住，勉强用普通话继续传译，并担心两岸的朋友听出我震动的声线，或因为我的情绪波动令翻译进一步失效。

结束了这次研习会以后，我曾经多次抚心自问：为什么这几位妇女的分享能带给我如斯震撼？这种震撼，究竟打动了哪些方面的情感？它是否反映了某些我已不再相信却能从这批妇女身上重新找到的价值或曰人性光辉？还是因为她们以看似卑微的姿态，在日常活动中有意无意地挑战著世界的不公，充份演绎出香港电影《无间道》那句经典的“做人不应该是这样、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电影对白？



一切 从有机大使说起

说到小组由来^④，每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有其因缘，但亦不一定像老掉牙的故事那样有什么桃园结义或怎样密谋革命。为推动香港本地有机农业的发展，2002年起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简称嘉道理农场）^④开始举办有机大使培训课程及其他其他其他消费者教育项目，而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发起人（包括现任组长启娟）便是透过参与有机大使认识有机农业、土地友善的耕种方式以至共同购买的理念。

作为有机大使，发起人希望能做到知而后行、实践有机生活，推动社区居民和农夫建立关系，遂于2003年在太和妇女中心尝试举办共同购买。及后虽然因双方对购买小组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而于半年后停止运作，但于2004年有机大使获仁爱堂大埔运头塘村邻里社区中心支持，借出场地，小组重新运作并正式命名为大埔共同购买小组。

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八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真不短，小组既留下了像启娟那样从盘古初开撑到现在的中流砥柱、亦有及后加入的新组员及核心义工。像同场分享的小组成员春风便是透过区内另一个消费者组织接触到大埔共同购买小组，而蓓蒂则是先从媒体认识到食品、本土农业乃至共同购买的讨论，并慢慢去接触相关领域，及后于2009年参与小组的义工^⑤工作。

迄今已有约700人次曾参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现今约有50至60名活跃的组员。要顺利分配农友送来的蔬菜，小组每周四都需要八至十名义工到社区中心协助诸如布置场地、收菜分菜及收银核数等工作，八年下来曾协助小组运作的义工约有50名，现时的核心义工则有15人左右。

超前的“蚯蚓”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网志^⑥没有什么花俏的设计，简洁实用。网志主要用来发布订菜的消息，而管理员在发消息时同时会加一两句问候（像2012年11月29日的标题即为“气温低了，要加衣……”），不禁又想起启娟在分享时提到她现在学会以计算机与组员连系时脸上的笑容。生活总是可以很美好的，不是吗？

小组组员列出的共同购买理念：

1. 建立没有中间人的、直接和透明的买卖关系，让生产者得到合理回报，消费者得到新鲜而来源可靠的蔬菜；
2. 透过集体订购模式，支持安全生产的本地生产者；
3. 提倡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话，建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互惠互利的关系；
4. 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过程，认识有机耕作，明白农产品的质量会因应天气和季节而有参差；及
5. 尊重大自然，保育生态环境，追求可持续的生活道路。

有些时候我们会很“怕”一些“阿妈系女人”^⑦式的宣讲，好像说了等于没说那样。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为什么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比如小组罗列的理念——却成为必须去“倡导”的事情？难道有人不想支持安全生产的生产者？是什么原因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和互惠互利变得奢侈？农产品会随天气变化，以及人们应尊重大自然，岂不是应当信守的老生常谈吗？

然而若我们把小组的理念放回历史脉络中去审视的话，亦不得不佩服她们“当年”的远见。

小组走在一起的2003及2004年，香港刚从沙士^⑧所象征的“集体瘟疫”中舒一口气，惟社会精英却没有反思以往的发展路径为香港带来了什么问题，反而是因著CEPA^⑨、自由行等让他们初尝甜头的政策，将香港又推往新一个“概念股”，为今天香港埋下各样矛盾的“中港融合X金融地产”的祸根。

其时，农业——遑论“社区支持农业”——根本进入不了主流的视野，而社会的焦点也许更多放在民主步伐的争拗上。苏丹红、孔雀石绿及蔬菜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丑闻，当时还没有爆发，意味著市民大众对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产品的认可，还是十分有限。虽然湾仔旧区重建的讨论已经引起了一些人对城市发展的关注，但在流行曲《龔帖街》还未播到街知巷闻、还未经历韩农反世贸示威、天星皇后码头抗争及菜园村运动的2004年，城乡关系和本土农业等议题，在香港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而偏偏就是在这样“贫瘠”的土壤里，大埔共同购买小组却开始扮演著蚯蚓的角色，日复一日的、迎难而上的把这片土地变得更适合耕种。谈起以往的困难，比如消费者对有机种植有机蔬菜的陌生，或者是小组曾一度缺乏订购的成员而面临暂停，再者如缺少义工去维持每周那看似简单其实极耗人手的配菜工作，甚至是到今天仍不肯定的场地问题（难保借出场地的机构一日改变政策）等等，小组成员说来轻描淡写，听众却自然能听出那粒粒皆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实践一直在响应过去七、八年香港的许多争论，但某程度上又是静静的走在社会讨论的前边。当地产霸权、大集团垄断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时候（虽然其实那把刀早已架在香港人的脖子上好多年了），小组已提出要建立没有中间商的、公平的产销关系；当食品安全还没有挑动香港消费者的神经前，小组已跨过一般消费者的焦虑，进而寻找可持续的生活道路；当本土论述还没有成形时，小组已坚定地以行动支持著本地的生产者。

令人敬佩的是，今天我们若斗胆拿著小组在网志上列出的理念去“检视”她们的工作，不难发现她们正以每周的实践去落实和推动自己的理念。她们与农友相识于农友最困难的时候，因此今天虽然部份农友的农产品已不愁出路，但仍然会确保小组有足够的蔬菜供应，那关系早已超越了主流市场中冷冰冰的买卖。虽然不少初加入的会员也许十分挑剔、对农友农耕认识有限，甚至只是因为小组的有机蔬菜价格较市场低而加入，但义工仍然坚持在每周的会面中、定期举办的农友探访活动中、乃至发布外间的活动讯息时，把对有机农业有机生活的理念传递给组员。

“小莫小于水滴，汇成大海汪洋；细莫细于沙粒，聚成大地四方”¹⁰⁰，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滴水穿石。

“师奶”进社区

身为全职工作的一名男性，我对家庭主妇（或是俗语里的师奶）的认识十分贫乏，大部份的理解只能透过观察身旁的家庭主妇、以及透过阅读去尝试感受她们的生活。“独守空帏”的说法也许太过哀怨，但在高度原子化的香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十分疏离，进一步去理解被“赋予”照顾家庭的任务、每天游转在家庭成员及家中四面墙之间还要被社会污名化的家庭主妇之困难，也许亦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在分享会上被问及坚持了八年的共同购买小组为她们带来什么收获，小组组长启娟的回答在我听来既谦虚、真实又令人无比动容：“我想最多收获的是我，由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庭主妇，到走出社区，到现在懂得天天用计算机和义工沟通，生活不脱离社会的，都是透过共同购买的机构实现的，以前在家带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不敢表达，而现在，我能有这个组织、坐在这里和大家沟通，我也感激一直为我带来帮助的人。”

岭南大学的陈顺馨老师在响应时指出，日常生活与妇女角色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小组的成员、义工和组织者也许从关心家庭健康出发深入到这件事当中，慢慢的发现了她们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而组织者在维系小组的运作时，某程度上也是以“养育”的角度去为小组劳心劳力。

分享者启娟、春风及蓓蒂都提到，参与大埔共同购买小组丰富了她们的社交生活，而顺馨老师的点评则指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建构了很强的社区网络，包括与社区的连系（如社区中心、业主立案法团等）以及与农友的支持，更遑论小组妇女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了。

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的讨论中，有朋友提出“社区支持农业”这一命名并未能充份反映在这事情中的内涵以及价值。的而且确，在大埔这案例中我们见到一方面小组的发起人因著对有机生活的热忱

发起共同购买，但过程中农户不是单向的“被支持”，同时亦支持著小组的运作；而因著有机农业这件事情，一帮妇女能聚首一堂建立起姐妹情谊、参加者亦走出自己的原子家庭，进入到更大的社区网络，拓阔自己的生命经验（包括写网志及与来自两岸三地的朋友做分享等）。从这角度来看，社区和农业是相互支持、互惠共生的关系才对。

名可名，非常名，真实的事情总是被名字要大要厚。

持久之道：双赢的营运方式

陈顺馨老师在回应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分享时提到，小组之所以能够维持八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也许包括它们的目标不为做生意、甚至不为自己的生计，以清晰理念凝聚到农友及会员的支持。顺馨老师这里的“生意、生计”是源用日常主流话语中的意思（即现金收入），并不代表她觉得经济生活只能以主流论述般去解读，我甚至可以肯定她是反对如此单一的去看待经济活动。这里请容让我“反斗”¹¹一下，推演推演顺馨老师的点评。

如果我们把生计、经济的理解超越赚取现金而扩展到经营日常生活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说小组能够维持八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是它在营运著对生产者及消费者都有利的生意、照顾了生产者及消费者的生计，并因此凝聚到农友及会员的支持。所谓对生产者及消费者都有利的生意，就是小组一直强调的“建立没有中间人的、直接和透明的买卖关系，让生产者得到合理回报，消费者得到新鲜而来源可靠的蔬菜”。这么有“利”可图，生意自然能长期营运下去。

至于说小组的运作照顾了生产者及消费者的生计，生产者那边比较明显——小组支持了多个本地有机农场，农友及土地因而得以生产及再生产。对消费者或是小组成员来说，如果我们抛开了主流的经济论述（如GDP，增长，利润等概念）而把经济理解为解决生活中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具体需要，那小组的运作为组员提供了“价廉物美”的蔬菜，改善了组员家庭的食品质量、增进了组员之间的感情、搭建了社区关系网络等效益彰彰甚明。多少人辛勤工作数十载不就是为了上面提到的好处吗？

说实在的，我很难想象在跨国金融机构能找到如此有经济效益的工作呢！

妇女与农业 为反思主流价值注入养份

相比起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主流对发展的想象，农业所承载的是另一种范式。比如说土地对政府及大财团来说只是地皮，而对农夫来说则是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伙伴；比如说城市要年终无休的不停转动才能产生利润，而农耕是需要休养生息；比如说GDP必然能不断增长，而除了像大跃进的荒谬年代，我们都知道没有卫星田这回事，以及大自然会给予我们应得的份额云云。

妇女及农业某程度在主流中也是被边缘化的一群，而我依稀感到她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的特性，为我们反思主流价值观提供养份：养育，爱，强调关系，需要经营，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温柔而充满力量。大埔共同购买小组以其貌不扬、温柔而坚韧的方式保守她们的价值、展示了改变如何发生。在这有时冷酷、经常无情的城市中，她们的存在有如初春的阳光与露水，软化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相信生活可变得更美好。

- ① 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简介见附录一。
- ② 三国后期，蜀国名将相继死亡，才干平常的廖化就成了突出的人物，后人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比喻没有杰出人才，平庸者也侥幸成名。
- ③ 资料取自研习会分享及《从三斤半菜开始：重拾久违的真味与真情——社区为本有机农业的感人故事》（2006）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出版。
- ④ 嘉道理农场简介见附录一。
- ⑤ 即志愿者或志工。
- ⑥ <http://1613.mysinablog.com/index.php>
- ⑦ 广东话，即显而易见、轻易理解之意。
- ⑧ 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或称非典型肺炎，SARS。
- ⑨ 2003年，中国大陆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简称CEPA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两地的经济贸易联系，回应两地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沙士事件而引起的低迷经济。
- ⑩ 这是香港恒生银行的储蓄曲“小莫小于水滴”的歌词。
- ⑪ 粤语，调皮捣蛋的意思。